

《黄帝内经》的系统思维方法探析

孙可兴¹, 张晓芒²

(1. 河南中医学院中医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郑州 450046; 2. 南开大学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 其本身呈现出类似于现代系统论的朴素思想萌芽。以现代系统论的视角, 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人体藏象经络等方面着手。本文认为《黄帝内经》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 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天人系统观; 将人的形、气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 形成了阴阳五行系统观; 将人体组织与各种人体之象联系起来, 形成了人体藏象经络系统观。这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人体综合系统, 各系统按照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共同对人体及疾病起着发现、调节、管理、控制的功能和作用。这一系统论思想对于更加深入地把握《黄帝内经》的逻辑脉络、提升对于中医学理论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也应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黄帝内经; 系统思想; 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 R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15)01-0076-11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发现《内经》中不仅包含着丰富而系统的医学学说, 而且为建构理论的需要, 还广泛涉猎了诸如哲学与人文、天文与历法、地理与气象等多学科知识, 提示出诸多至今仍具有研究价值的思想与方法。如对于各种人体之“象”及其传变规律的认识, 对于藏象、阴阳、五行有机联系的认识, 对于人体健康与疾病的调节、管控规律的认识, 对于病因、诊断、治疗及预防的学说等, 都呈现出类似于现代系统论的朴素思想萌芽。蕴涵在《内经》医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的朴素系统论思想萌芽, 尽管和现代系统论思想不可能一一对应, 但其基本思想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对其进行深入解读不仅可以加深对《内经》学术体系科学性的认识, 而且有助于找寻其理论建构的方法论

本质。

1 现代系统论的基本思想

现代系统论的创立以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1968年发表的专著《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为标志, 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性质和规律的理论。也指研究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的哲学理论”^[1]。

从古希腊语起源来看, “系统”一词有部分构成整体之义。现代系统论的理论核心是整体观念, 即将系统看作一个有机联系、共生共变的整体, 而不是各个部分的孤立存在和简单相加, 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 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正如“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的存在, 就不像原来长在身体上时那样, 它的灵活性、运动、形状、颜色等等都改变了, 而且它就腐烂起来了, 丧失

收稿日期: 2015-01-26; 修回日期: 2015-02-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逻辑思想的特质及其历史文化因素研究”(14BZX077);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黄帝内经>逻辑思想与中医思维方法研究》”(2013-GH-308)

作者简介: 孙可兴(1967-), 男,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逻辑史。E-mail: hactemwsb@126.com

张晓芒(1955-), 男, 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zhangxm0318@163.com

它的整个存在了。只有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手才获得它的地位”^[2]。

系统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界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组成的复杂系统,整个世界就是由各种系统集合而成的大系统。科学家不可能在彻底认识了某一层次的全部规律之后,才依次去认识其他层次及规律。同样,每一门科学理论都可以作为一种系统来考察,但是科学理论总是从各个不同层次或不同学科领域出发来探讨各个不同层次或研究领域的现象及其联系的。人类认识的发展,就是在有限与无限、绝对与相对的永恒矛盾运动中前进的。从方法论上说,不同层次间互为因果的循环是人类思维最重要的特征,即使在逻辑推理中也应是如此。

系统论的创立使人类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系统理论和方法衍生出众多的交叉科学的分支。如工程系统论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将复杂的工程作为认识对象,从工程的特性、环境、功能与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在复杂工程与复杂系统之间建立紧密地本质性联系,这不仅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复杂工程,也极大地丰富了系统科学的内容”^[3]。由此,系统方法也被作为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中得以应用。

现代科学也逐步地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系统。1904年,因独创“自然选择”理论闻名于世的英国人类与生物学家阿弗雷德·华莱士第一次论述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1957年,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迪克提出了宇宙受生物因素限制和影响的理论;1973年,剑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布拉登·卡特提出“人择原理”,认为“宇宙之中似乎存在着微妙的平衡。所有的力大小都刚刚合适。正因为这样,人才能进化成今天的模样”^[4]。我们由此不难推论,人体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复杂系统。这也是《内经》朴素系统论思想萌芽的内在依据。

2 《内经》朴素系统论思想的主要内涵

“系统思维乃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干。”^[5]《内经》对于人体及疾病的认识,蕴涵着丰富的系统观和系统方法,或者说,它“认识天地自然系统,人体生理系统所运用的辩证联系思维方法,本质上就是现代系统论方法”^[6]。《内经》中的系统包括天人系统、阴阳五行系统、藏象经络系统。各个系统既有层次上的区别,又相互包含与联结,需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不可孤立与割裂。

2.1 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天人系统观

《内经》认为,人是天地之气交合的生成物,处于天地这个大的系统之中,人与自然在本质、数量、结构和关系上存在着同一性,人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也是长期适应自然界环境变化的结果。如“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也由于此,人与自然又是相互通应的,并且都受到阴阳五行法则的影响与制约。“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也说明人的物质代谢与天地云雨阴阳升降具有共同的规律。

阐明人体脏腑功能系统各要素与天地阴阳、四时、方位等要素的统一。“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生死,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素问·脏气法时论》)以自然界的五行推类确定人体的五脏之气,说明了五行衰旺生克关系与人体五脏生理关系的内在联系。又有“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素问·玉机真藏论》),把人体五脏各要素肝、心、

脾、肺、肾与具有生、长、化、收、藏功能的春、夏、长夏、秋、冬五时, 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及五行阴阳属性的关系统一了起来, 体现了系统论方法的要素与整体功能的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还存在着能量、信息的交换与传递, 人不断地从自然之中获得生存的光、空气、水和食物等养分, 保持着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物质循环。所谓“天食人以五气, 地食人以五味”(《素问·六节藏象论》), “五谷为养, 五果为助, 五畜为益, 五菜为充”(《素问·脏气法时论》)。同时, 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必然带来人的相应变化。如“天有五行御五位, 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 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 从而使天地这个大系统和人体这个小系统联系了起来, 并达到了统一。

《内经》还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和自然界的联系了起来, 以此说明自然界对人体的影响, 从而使其思维深入到了自然与人的系统层次结构的层面。如以自然界四时阴阳盛衰之别划分脏腑阴阳属性的描述: “心者……为阳中之太阳, 通于夏气。肺者……为阳中之太阴, 通于秋气。肾者……为阴中之少阴, 通于冬气。肝者……为阳中之少阳, 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此至阴之类, 通于土气。”(《素问·六节藏象论》) 将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与人的脏腑功能变化比应起来, 以说明气候变化与人的生理变化规律的内在关联性。昼夜变化与人体气机变化规律也是如此: “阳气者, 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 日中阳气隆, 日西而阳气已虚, 气门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人的生理功能也存在着共变关系。如: “故东方之域, 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 海滨傍水……故其民皆黑色疏理。西方者, 金玉之域, 沙石之处, 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不衣而褐荐。北方者, 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 风寒风冽, 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 天地所长养, 阳之所盛处也……其民嗜酸而食脂, 故其民

皆致理而赤色”(《素问·异法方宜论》)。也就是说, 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 其饮食习惯、生活偏好、皮肤颜色、体质特征、易发疾病及治疗方法各有不同, 可见环境与人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特征也是相关联的。故而在传统医学中依此提出了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适度锻炼和精神内守的顺应自然的养生观。

此外, 气象学对人体发病亦有影响, 主要表现在五运六气上, 亦即气象医学, 要根据气象的变化, 推测发病趋势, 进而指导临床防治。例如, 2014年为甲午年, 甲己化土, 为土运太过, 地支为午, 主少阴君火, 提示湿热之气会显现在全年大部分月份, 故养生当慎防内湿困脾土, 治疗上应注意祛湿剂的使用。

这种“天人相应”的整体系统观, 强调人与自然处于一个统一的系统中, 同时又把人看作一个子系统, 把自然界看作母系统, 从而把客体对象放在所在系统中加以考察, 符合万物相关的科学自然观, 昭示出“天人一体”系统观的科学本质及丰富内涵。

2.2 将人的形、气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 形成了阴阳五行系统观

《内经》认为, 人是形与气的结合体, 形有盛衰, 气分阴阳, 形气相互依存和转化构成了生命存在的物质形态和变化规律。天地也是形与气的结合体, 由阴阳构成的天地系统在物质形态上也是可见的宏观形体与可感的微观气体的统一体。按照系统论的层次性原则, 人的形气存在与转化应符合天地形气存在与转化规律与法则。何为天地? “天为阳, 地为阴”(《素问·六节脏象论》), “阳化气, 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夫变化之用, 天垂象, 地成形, 七曜纬虚, 五行丽地; 地者, 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 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素问·五运行大论》)。即天地皆有形亦有气, 天地系统的物质结构要素就是形与气。

那么,构成天地形气的阴阳要素有多少呢?其相互关系和构成规律是怎么样的?又该怎么样来确定呢?为此,《内经》首先提出了划分阴阳的方法。“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素问·五运行大论》),提出了以天地之象来分阴阳的理论分析与推理方法,并依此对阴阳进行了划分,对其构成和变化规律进行了描述,从而建立了《内经》三阴三阳的系统理论。关于《内经》对三阴三阳的划分,有人进行了总结:一是以天地形气之六象划分阴阳。“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素问·天元纪大论》),根据阴阳各方数量上的差别,将阳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将阴分为太阴、少阴、厥阴。二是以时间为对象划分三阴三阳。其中又包含以旬为周期的三阴三阳和以年为周期的三阴三阳。旬周期的三阴三阳以十天干表示时间,以三阴三阳表示经脉,以此说明经脉之气的盛衰消长的节律变化与时间的关联性。年周期的三阴三阳以十二地支代表十二个月,再与三阴三阳相配属以表示人体阴阳之气的消长节律和年盛衰变化周期。三是提出了三阴三阳六气说。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是以三阴三阳配六气,即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六气有主客之分,分主一年气候变化而形成年周期。若与五运相配,又可形成六年、十二年的周期变化。其二是以经络为主要对象的三阴三阳学说。又可分为两种,即十二经脉三阴三阳学说和六经传变三阴三阳学说。其三是以五脏为主要对象的三阴三阳学说^[7]。

对于五行系统,《内经》指出,“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示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处于周期性循环之中,并以空间的五方、时间的五季、植物的五化、食物的五味以及五音、五色、五畜等加以阐

明,同时将它们与五行一一对接,建立了五行系统结构模型,同时在五行系统中又按照其功能特性建立了木、火、土、金、水等五个小系统。五行之间各个要素通过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矛盾运动维持和调节着五行系统的自然循环和动态平衡。

由上分析可知,天地之象相合而为五行,五行为天地形气之综合,统摄天地,阴阳系统离不开五行,五行中又各有阴阳,共同构成了阴阳五行共生共变的自然图式。故此,《内经》指出:“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天元纪大论》)

2.3 将人体组织与各种人体之象联系起来,形成了人体藏象经络系统观

“藏象”二字,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藏象经络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藏”、“象”范畴在中医学领域的应用与发挥,是《内经》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内经》从整体观出发,通过对人体各种表现于外的象的观察和分析,进而认识和把握人体的各种组织器官及组成这些组织器官的基本物质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等要素,并通过建立人体上下内外的经络腧穴这一通道,将各个组织的象及其功能联结起来,从而建立了其人体藏象经络系统。

2.3.1 探讨了人体脏腑生理病理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建立起五脏系统

《内经》将人体系统作为母系统,同时为了探讨脏腑生理病理的特殊相关性,又建立起肝、心、脾、肺、肾等五个子系统,共同构成了藏象系统。同时,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以五脏为中心,将人体各脏腑的生理活动与变化联系起来,将五脏运动与天地四时阴阳联系起来,体现了局部与整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辩证法则,是《内经》理论的核心与医学基础。

“藏”指藏于体内的脏腑,包括五脏、六腑和

奇恒之腑。五脏即心、肝、脾、肺、肾,其共同的特点是都能够贮藏生命活动所必须的各种精微物质,如气、血、津、液、精等。六腑即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其生理特点都是主管饮食物的受纳、传化和排泄糟粕。“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素问·灵兰秘典论》)其中的膻中是卫护心的宫城,它代心受邪,病理与心一致,归于心之脏。不得相失之谓有说十二官处于一个系统之中,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义。奇恒之腑即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子宫),它们同是一类相对密闭的组织器官,既不与水谷直接接触,似腑而非腑,却有贮藏精气的作用,似脏而非脏。“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之腑”(《素问·五脏别论》),说明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形态上像腑,功能上却像脏,又胆与肝合,不同于六腑之传泻,胞虽出纳,也有殊于六腑,藏而不泻,其脏为奇,有恒不变,所以命名为奇恒之腑,从功能上说明与脏腑的区别,对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受化五脏浊气的功能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同时此处的“受天气、地气所生”一语与上文所述之天地形气三阴三阳之变也有着紧密联系。

2.3.2 对五脏系统的各组成物质要素的形态与功能进行了总结和描述

《内经》进一步揭示了五脏与五体、五华等的对应关系,描述了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华、

五神等相互交织的结构和层次的复杂图画。如“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髮也,其主脾也”(《素问·五脏生成论》);又“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素问·六节藏象论》)。

又如对于五脏对应穴位和经行路线的认识:“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太渊,太渊者,鱼后一寸陷者中也,行于经渠,经渠者,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灵枢·本输》)

再如对于五脏与五色、五时所应的描述:“五官者,五脏之阅也……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各如其常,经气入脏,必当治里……五官已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搏广大,寿中百岁,见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气有余,肌肉坚致,故可苦以针……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以候五脏。故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五官不辨,阙庭不张,小其明堂,蕃蔽不见,又埤其墙,墙下无基,垂角去外。如是者,虽平常殆,况加疾哉。黄帝曰: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脏之气,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腑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灵枢·五阅五使》)

此外,《内经》还提出了关于“窍”的概念,又增加了五脏系统的要素——“肝生筋……在窍

为目。心主血……在窍为舌。脾主肉……在窍为口。肺主皮毛……在窍为鼻。肾主骨髓……在窍为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探讨了精、气、津、液、血、脉的生成规律及功能特点,提出了六气的基本概念,并说明精气血津液也是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灵枢·决气篇》);还探讨了人的精、神、魂、魄、心、意、志、思、虑、智均是人体机能活动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了这些精神活动的产生过程——“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灵枢·本神篇》)。

由上,五脏系统构成了一个各要素上下左右交合连通的矩阵图。从形态结构看,对脏腑等实质性脏器的认识已接近了现代解剖学对人体器官的认识,证明其认识是建立在长期的观察和临床实践上的,甚至进行了有意识的人体解剖。从功能特征看,其对五脏功能的认识与西医有本质的差别。《内经》除了从生理病理功能来看待五脏外,还更多强调其系统综合功能,符合现代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理论本质。此外,还将五脏系统与人的精、气、血、津、液等要素紧密联系起来,运用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说明五脏各系统的内在联系机制和变化机制,从而构建起基于功能传变的五脏系统图式。

2.3.3 构建了人体经络的系统结构模式

在对上述要素进行厘定和分析的基础上,《内经》又以经络为通道、腧穴为纽结,为这诸多要素的联结互通搭建了桥梁,形成了其经络学说,由此使得人体成为了一个系统整体。

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的循行、生理功能及其病理、病证的理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最独特的学问,和藏象学说是紧密相连的。《内经》认为,人体的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之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生理功能上也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而它们联系的纽带或者通道就是遍布全身的经络。即以五脏为中心,一脏一腑,一阴一阳为表里,由经络相互络属和联结在一起,通过经络相互传递各种信息,形成全身气血津液环周运动不息的协调统一整体。经络遍布全身,其运行周转为人身三宝之精气神提供动力源泉,对于维持生命活动意义重大,其地位不可忽视。根据经络的分布、循行及功能特点,与脏腑、气血联系起来,形成了认识疾病和以针刺治疗疾病的规律和方法的理论系统。

《内经》详细论述了十二经脉的循行部位、是动、所生病和十五络脉的循行路线,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的概念及功能特征(见《灵枢·经脉篇》、《灵枢·经别篇》、《灵枢·经筋篇》、《素问·皮部论》),将经络及其循行路线上的腧穴也作为人体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刻画出遍布人体之经络循行不息、联络交会的规律和错综复杂的运行画面,并由此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脉等人体组织器官联结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系统整体。后世习医者,不论是方脉还是针灸两家,皆将这几篇经文作为中医学的本原,熟读深思。尤其是它对于人身脏腑经络如何贯通、联系、十二经的界限起止以及分经辨证方法与规律的论述深入细致,历历分明,被后世针灸家奉为金科玉律。

《内经》认为经络“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既作为各要素间的信息传导网传递人体信息,又具有运行气血、营养全身的功能;提出“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荣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灵枢·本脏篇》),即是说荣气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为五脏藏精、六腑传化功能的发挥提供着动力和物质基础。

那么, 人体各脏信息又是怎样被认识、被发现的呢? 《内经》认为“形”、“体”、“官”的信息是通过“窍”来表现的。所谓肝之窍为目, 心之窍为舌, 脾之窍为口, 肺之窍为鼻, 肾之窍为耳。如“舌”, 现代解剖学认为舌有横纹肌组成, 并分布着丰富的神经血管。清代医家马蒔注阴阳应象大论说: “舌为心之苗, 故心主舌。”因心开窍于舌, 故舌为心之苗。心有病变, 可从舌反映出来。如心火上炎, 则舌尖红, 舌糜烂; 心血瘀阻, 则舌质紫暗或有瘀斑; 心神失常, 则舌强舌謇, 语言障碍等。同时, “舌”象又不仅仅表现心, 脾经散舌下, 舌又为“脾之外候”, 肝经络于舌, 肾经挟于舌。也就是说各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信息都可通过相应经脉传递到舌, 反过来说通过舌候的形状、色泽、质地的观察可以推断内脏的生理病理变化情况。其他各窍也是如此。这也是中医舌诊、耳诊等的理论依据之一。

由上, 《内经》建立了人体藏象经络系统的结构模式。按照现代系统论的层级理论来看, 《内经》系统的第一个层级是母系统, 即人体系统; 第二层级是子系统, 即五脏系统和经络系统; 第三层级是五脏、六腑、五体、五官等组织器官; 第四层级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即精、气、血、津、液。^[8]各个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人体各要素通过经络系统联系起来; 五脏各子系统通过生理病理的相关性联系起来, 通过新陈代谢与精、气、血、津、液联系起来; 五脏各子系统之间又通过信息传变和反馈机制联系起来, 从而形成了一个系统整体。图1为人体经络示意图。

除上述系统外, 《内经》还建立了关于病因、病机、诊法、治则、养生等理论系统, 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人体综合系统, 在这个总系统中包含着多个分系统或子系统, 各系统按照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共同发挥着生长化收藏以及对于人体及疾病的发现、调节、管理和控制的作用。



图1 人体经络示意图

3 《内经》朴素系统论思想的当代价值

《内经》所建构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系统及其应用, 以及所呈现的系统思想与方法, 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中医理论, 而且对于当代中医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非常现实的实践意义和理性价值。

3.1 有助于加深对中医理论科学性的认识, 理性回答贬斥中医的片面论调

《内经》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 不仅广泛应用了辩证的分析与综合方法, 以及取象比类、援物比类的推类逻辑方法, 而且广泛应用了比较、类比、归纳、演绎等一般逻辑方法, 同时还应用了系统科学的基本方法。这种基于整体观的系统思维及其理论成果, 符合了一般系统论的理论精髓和基本要素, 说明《内经》的方法是开放的, 而不是封闭的; 是合理的, 而不是虚构的; 是现实化的, 而不是理想化的。在那样的时代能够达到这样的理论水平, 显示了中国古代医学的思想与智慧, 需要理性地、怀着“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看待。只有这样, 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其理论本质, 使其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得以解放和发展。

就藏象经络学说来看, 其理论形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古代的解剖学知识。《内经》认为:

“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灵枢·经水篇》)同时,将数学方法引入医学理论,揭示了人形制度有“数”可察,可以“尺度斗量”的规律。以对食道与肠道的比例计算为例,《灵枢·肠胃篇》通过解剖观察,计算出食道长一尺六寸;小肠长三丈二尺,回肠长二丈一尺,广肠长二尺八寸,三者合计五丈五尺八寸;食道与肠道的比例为1:35,而德国斯氏解剖学计算为1:37,甚为接近。二是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变化规律的长期临床观察。如发现人因受凉而感冒,会出现鼻塞、流涕、咳嗽等症状,从而认识到皮毛、鼻窦和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三是对医疗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如发现有些补肾药的使用可以加速骨折愈合,从而产生了“肾主骨”的认识。再如发现五脏六腑的地位各有主次,其变化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从而提出了“十二官相使”的理论。

此外,在藏象学说中,还提出了医学探原的方法。“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闵闵之当,孰者为良!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素问·灵兰秘典论》)说明人体生命现象和变化规律异常复杂、变化无穷,有的看得到,有的还看不到,但是医学道理终究可以“知其要”、“究其原”,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现代系统论的视角下,《内经》的一些思维方法及难以理解或难以合理解释的理论变得易于理解和解释了,如“以象测藏”的理论。《内经》认为:“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病所矣。”(《灵枢·本神》)也就是通过感官所观察和感知的外部征象可以探察内部本质与规律。因为它们处于一个系统中,“藏变”决定“象变”,所以从“象变”可以推知“藏变”。如人遇寒则多尿,尿又与肾相关,所以推理出寒气通于肾的结论。又如对

于“六淫”的认识,《内经》借用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的变化特点和人体联系起来,用以说明人体在疾病过程中表现的症状和体征。如风有轻浮升发、向上向外的特点,故风邪为病多侵人上体和肌表,导致恶风、汗出、头痛、咳嗽,所以“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素问·太阴阳明论》);又风性动摇,来去甚急,行无定处,变化无常,故由受风引起的病变常见眩晕、抽搐、振颤、蠕动、颈项强直、角弓反张、游走性关节痛等症状,且发病疾速、突然,病情重,变化快,如风疹、风寒、风热、小儿惊风、老年中风等,所以“风胜则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风者,善行而数变”(《素问·风论》)。这种基于系统思维的“以象测藏”、“六淫”致病的认识是有其科学内涵和实践价值的。

3.2 有助于在医学模式转变中更多地发挥中医应有的作用

生物医学模式从16世纪维萨里的《人体的结构》和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开始到现在,经过了五百余年的发展,其在许多领域日臻成熟。但是,“这种模式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变量来说明。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9]。这一模式试图对精神病、心因性和功能性疾病进行分析科学架构下的还原,但却总是束手无策。随着现代科学对人类疾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不断审视,使得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转轨和发展成为可能和必然。

中医基于整体观所建构的系统医学思想与方法,强调阴阳平衡,强调人体的自我调节,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正是解决心理与社会因素所致疾病的重要的补充方法。也可以说,在治疗“生病的人”的问题上,在促进“身体、心理和社会上的完满状况”的问题上,中医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内经》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也可以为中医现代化提供些许方法论指导。当前,中医现代

化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对于中药现代化的研究已经如火如荼, 而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解读却显得滞后, 要么单纯以西医解释中医, 要么停留在传统理论中抱残守缺、踟躇不前。运用现代系统论的方法和中医理论的基本方法进行比照, 从而发现其科学内涵, 找到研究和解释中医理论的新的方法和逻辑, 不仅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而且也是可能的。如通过计算机设置信息与反馈系统, 处理和调控信息以进行诊断和“处方”诊治的方法; 利用系统论的数学原理来测量经络穴位的数量关系, 从而确定治疗的轻重、浅深等, 目前也已经有了一些科研成果。这些现代方法的应用有助于量化, 对于中医的科学性的认定是有说服力的。当然, 也不能走到事物的反面, 回到传统的分析方法和还原论那里去, 要注重保有和开发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3.3 有助于在中西医交流汇通中进一步提升中医理论建设水平

近百余年来, “西学东渐”带来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认同, 但同时也带来了中西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此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对中西方文化的重新解读与反思, 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 试图从中找寻答案和解决问题的钥匙。随着中西方对中国古代医学的研究和发掘, 人们不禁惊叹中医之神奇, 发现“第一, 它是古医学, 广泛使用古思维, 而且和医学、哲学紧密结合; 第二, 它是‘新’医学, 它的方法论在中国虽然很古, 但在外国很新, 新到尚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地步”^[10]。比如, 它所揭示的医学思想及其方法与现代人们熟知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心身医学、社会医学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理论连贯。

西方现代医学在自然科学快速发展的推动下, 不断地朝着基于实证研究的分科医疗向纵深发展, 表现出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微观的方向性。这种方法对于解决局部病变无疑是十分有效的,

也是可重复的, 显示出其确定的科学价值。但是, 随着人类疾病谱、病因谱的不断变化, 越来越多的疾病成为西医难以解决的难题, 局部病变及其局部治疗对于人体整体的伤害也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反思, 而中医的系统方法无疑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钥匙。正如钱学森所说: “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 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11]

当前, 中医的系统方法、整体思想以及其防病养生的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医学界所接受和肯定, 这对于中西医学的内在结合和协调发展是极其有益的, 可以使人们对中医科学和健康管理的认识变得全面、深入和理性。人们对于西医的接受往往有赖于各种检查和仪器设备, 病人常常怀疑医生, 却不怀疑机器; 而对于中医的接受又往往崇专家、尚“秘方”。这种社会生活现象的存在诚然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 但是对于医学的片面和简单的理解是其内在理由之一。如对于中医的理解就往往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 所以用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方法解释和理解中医理论, 会使人们对于医学和疾病的认识变得更加理性, 因为现代科技比之两千多年前的理论来说, 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对于健康来讲也是如此。当前, 医学界提出并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健康管理, 就是通过医学观念、医生和人的互动, 确立一个有效管理人体的合理方法。西医称为预防医学, 中医谓之养生。但不管是预防还是养生, 都要按照《内经》顺应自然的医学观和共生共变的系统观对饮食、运动、习惯、情感、心理、家庭、社会等进行科学合理的认识, 惟其如此, 才能达到心身的全面平衡与健康, 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3.4 将系统论思想更多地应用于临床, 有效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内经》系统思想在中医临床中也往往被当作疾病诊治的基本原则, 强调在临床调治时须持“五脏一体观”, 一脏受邪, 当虑及他脏有受邪之机,

及时调理。如据“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素问·玉机真脏论》)及“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素问·五运行大论》)之论,《金匱要略》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治则。《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即载有肝脾同调以治胁痛之验案:一齐姓患者,病胁下痛兼胃口痛,素有肝气不顺病,继因设买卖赔累,激动肝气,遂发病。诊其左脉弦硬而沉,为肝经血虚火盛,而肝气又郁结。其右脉弦而无力,为木克土伤,脾失健运。遵《内经》之旨“厥阴不治,求之阳明”,故治以健补脾胃,俾中焦之气化运行无滞,再少佐理肝之品,则胃疼可愈。胁下痛亦可随之而愈。^[12]

又如,《内经》提出了关于“窍”的概念,“肝在窍为目,心在窍为舌,脾在窍为口,肺在窍为鼻,肾在窍为耳”,说明“窍”为脏之外候,诊病当“思外揣内”,由外在表象推测何脏受邪,进而指导治疗。《张磊临证心得集》中载有一则“肺热”案,即是以鼻窍症辨脏腑证之例:时值阴历十月,气候较凉而燥,一侯姓男子,病发鼻孔出气甚热,鼻孔下人中部分被热气熏灼溃烂结黄痂伴疼痛,曾服抗生素罔效,乃就诊于予。因燥气通于肺,肺开窍于鼻,肺受燥气,蕴而化热,故鼻中灼热,上唇被其熏灼,而成斯疾。遂以泻白散加减治之。服药2剂而愈。泻白散为泄肺清热之剂,黄芩为肺经之药,配桑白皮以增强泄肺火之力,金银花、桑叶、竹叶、连翘轻清而浮,以宣解上焦之邪热。^[13]以上病案均提示中医所论五脏的实质是一个功能系统,诊病当以整体观察之。

《内经》的治则理论十分重视将人体自身及其与自然环境看作一个有机系统,在临床治疗时注重观照脏腑与器官之间、脏腑之间、各脏腑内部之间的系统联系以及自然界的气候、时间、地理方位等对疾病的影响,辨证施治。这不仅丰富了临床诊疗手段,而且丰富了系统思维方法。系统思想的应用既有效地提高了中医临床效果,也彰

显出传统中医理论的科学价值。

4 结语

中医理论的重构与发展既需要保存自己的体系和特色,也需要现代西方医学及科学技术的参与和支撑。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医的理论与方法来代替中医。因此,对《内经》中所蕴涵的系统论思想与方法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内经》理论,而且有助于探讨这些思想和方法与《内经》的逻辑思想和方法之间的联系,同时在中西医的结合汇通下,也有助于促进中医学在新的医学模式下的理论发展与历史跨越。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六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399.
- [2] 黑格尔. 美学: 第一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56.
- [3] 王茜, 程书萍. 大型工程的系统复杂性研究[J]. 科学决策, 2009, 1: 12.
- [4] [美] Joanne Baker. 你不可不知的 50 个物理知识[M]. 马潇潇,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 206.
- [5] 刘长林. 中国系统思维: 文化基因探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自序.
- [6] 田永. 论黄帝内经的系统论方法[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8, 4(5): 15-17.
- [7] 邢玉瑞. 黄帝内经理论与方法论[M].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114-115.
- [8] 王洪图. 黄帝内经研究大成[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2202.
- [9] [美] 恩格尔. 需要新的医学模式: 对生物医学的挑战[J]. 医学与哲学, 1980(3): 88-89.
- [10] 陈步. 稳态和中医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2, 4: 75.
- [11] 钱学森. 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J]. 自然杂志, 1981, 1: 3-9.
- [12] 张锡纯. 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M]. 柳西河, 等重订.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1097.
- [13] 张磊. 张磊临证心得集[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8: 97.

An Analysis on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Views in *Orthodox Classics of Huangdi*

Sun Kexing¹, Zhang Xiaomang²

(1. The Research Center of TCM and Economic Society of Henan University of TCM, Zhengzhou 450046, Henan, China;

2. College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s the foundation of TCM theory, *Orthodox Classics of Huangdi* itself conceives simple but significant germinations of ideas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basic elements of Modern System theories. Based on the holistic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approaches, through examin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ideas in the book *Orthodox Classics of Huangdi*,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this great book is constructed through connecting man and nature to form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of *Holism* containing *Human and Universe*, as well as integrates the Shape and Qi of human body with Yin & Yang and Five Elements to form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of *Yin & Yang and Five Elements*, while linking all human organic tissues with the body "images" to form the systematic view of *Viscera Picture Meridian System*. This constitute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multi-level structures within the human body with each subsystem following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tructures and linking together organically, playing a fundamental role in monitoring, regulating and managing the functioning human body and disease control. Undoubtedly, such a System Approach view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will surely help us to have a more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imbedded in *Orthodox Classics of Huangdi*, promoting our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CM.

Keywords: *Orthodox Classics of Huangdi*; logic thinking; systematic approach view